

·中外文化交流·

朝鲜使臣与北京琉璃厂

〔韩〕朴 现 圭

一.绪 论

琉璃厂,位于今天的北京和平门地铁站以南二百米处,分为东西两部分。街道上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各个建筑物上都挂着大大的牌匾,买卖各种书籍、书画、文物等文化商品。这条街是自发形成的文化街,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和官僚聚在此,开展文化活动,收集了必要的书籍。其后,这里成为文人墨客的文化交流场所,洋溢着高水平的文化氛围。迄今为止,许多中国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也经常造访这里,并且,外国游客也到此旅游,体验中国的古风古韵。

朝鲜燕行使节团,抵达燕京(北京)后,绝大多数也将琉璃厂作为必到之处。他们以琉璃厂为媒介,积极开展韩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他们在此求购各种书籍和文物,并与中国文人墨客开展学术交流。当时,朝鲜使节团留下了记录赴燕京见闻的燕行录,燕行录中就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相当部分文献。

本论文就将基于这些事实,引出朝鲜使臣和琉璃厂的论题。将主要论述燕行录中记录的有关琉璃厂的资料,琉璃厂的各种风物,朝鲜人士对琉璃厂的印象,以琉璃厂为媒介,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游的情况。所调查的时期是朝鲜使节团在燕京积极活动的朝鲜英祖

至纯祖年间。本论文把调查时期限于此期间所编撰燕行录的原因是:第一,此期间的燕行录,开始出现了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描写多样。此后的燕行录,虽然继有琉璃厂的记录,但与前面的燕行录类似,鲜有特征。第二,此期间是清朝文化的极盛期,琉璃厂第一次发展为文化街道的高峰期。其后,因清朝与欧洲国家陷入紧张关系,发生鸦片战争,把清朝高官不准私下与外国使臣接触,又在咸丰初,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破坏清朝宫殿与城市,琉璃厂也遭到严重破坏,劫夺了大量文物。第三,收集燕行录资料的困难。韩国学界认为现存的燕行录有几百种,不及千种。不过,这些燕行录几乎都是抄本,古本很多,并且多分散于各处,难于收集。^①本文之叙述顺序,按燕行录的编撰时期,列出每个文献中有关记录,在结论部分考察综合性的内容和意义。

二、琉璃厂的沿革

包括今天琉璃厂在内的这一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村落。唐朝时,称这一带为燕夏乡。宋朝时,徽宗曾到过这里的延寿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此处发现辽保宁十年(978)埋葬的李内贞的墓地铭,其墓地铭上记载了此地域名有关的记录,就是“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燕下乡,为唐朝时燕夏乡的同音字。海王村是属于燕下乡的村落,比今天的琉璃厂稍大。进入元朝后,海王村发展成为制造大都宫阙建设的琉璃瓦砖的地方。这里位于顺承门和丽正门之间的城外廓,而且有着运输外地琉璃瓦砖原材料的水路,地理位置优越。琉璃厂一名,就来源于此处有制琉璃瓦砖的工厂。琉璃瓦砖指往瓦砖上涂釉,使其发光。进入明代后,琉璃厂仍然作为制造琉璃瓦砖的地区,附近没有发达的市区。进入清朝,吴伟业、龚鼎孳、孙承泽、朱彝尊、王士禛等著名文人滞留京师(北京),居住在琉璃厂附近,逐渐形成文化氛围。这一地区靠近宫城,以风景秀丽著称,文人常在此吟诗。但是,琉璃厂真正成为文化地区的时期,还在

清乾隆年间。乾隆帝为编撰《四库全书》，建了四库全书馆，收集散落在全国的书籍。各地方官府派遣的文人带着这些书籍，汇聚到京师，在城外琉璃厂和其附近地区的会馆停留。他们在京师时，经常到琉璃厂看书座谈。供职在四库全书馆的学者也经常在此讨论学问，求购必要的书籍和文物。从此，琉璃厂开始发展成为文化街。嘉庆、道光年间，陶澍、朱珔、龚自珍、黄爵滋、魏源等诸多文人结成宣南诗社，在琉璃厂等地活动，更加增添了文化色彩。

清咸丰至民国初期，随着各种外侵和内乱，琉璃厂一度遭到破坏，所藏文物受损。后来，因朝代交替的变化和混乱，大量出现了前朝宫廷与大臣所藏的文物，加之外国商人的出现与买卖，琉璃厂再次繁荣。这时中国的大量文物通过琉璃厂转卖到外国。

三.朝鲜燕行录中有关琉璃厂的资料

朝鲜英祖八年(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作为谢恩副使来到中国,编撰了《壬子燕行杂录》。此书收录在其文集《陶谷集》卷三十内,罗列了燕行见闻的记录。此书中提到琉璃厂,大概为所有燕行录中首次提到的。他滞留在十三山赵连城家时,与治印优秀的驿丞林玠交谈过。他请林玠评价其印章和金益谦的印章,这些印章是刻于琉璃厂中。林玠说琉璃厂是市场的别名,东西庸俗。^②由此可见,雍正年间在琉璃厂已有文物市场,朝鲜使节团到此刻过印章,携带回朝鲜。

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派国王宗亲李焯赴中国。洪大容作为书状官洪忆的侄儿往来过燕京,留下了与杭州文士(严诚、潘庭筠、陆飞)笔谈的《乾净衙笔谈》和燕行记录书《燕记》等书。这些文献,比之前述的《壬子燕行杂录》,大量出现了琉璃厂的地名。次年春,他为了面见中国文士或购买器物,到琉璃厂来过十多次。在《燕记》中专设〈琉璃厂〉一节:

琉璃厂者,琉璃瓦砖之厂。凡青黄杂彩瓦砖,皆光润如琉

璃,故御用诸色瓦砖,皆以琉璃称焉。凡工役之廨谓之厂。厂在正阳门外西南五里,而近厂夹道而为市铺,东西设间门,扁曰琉璃厂,因以为市号云。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州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其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之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道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烂然而已。终日行不能鉴赏一物也。书肆有七,三壁周设悬架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而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矣。

在此文中,概述了琉璃厂的由来、位置和市肆的面貌。琉璃厂位于正阳门外西南侧,长五里左右。琉璃厂市肆的繁华,虽然比不上其他一些地方,但陈列在其间的物品完全可与波斯宝物市场媲美。当时,琉璃厂有六七家书肆,这应是十七家的误写。晚三年后清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里,说琉璃厂书肆有二十九家。这说明近三年来,书肆突然增加了二十多家,有些不切实际之感。英祖五十一年,洪大容向朝鲜英祖讲述去燕行感怀时,说琉璃厂书肆所陈列的书籍有数万卷。朝鲜国王通过他知道了北京琉璃厂的繁华与书肆中大量买卖书籍的事实。^③

此外,洪大容到过琉璃厂的各个店铺。他对镜店镜子的多样,反光炫目,非常吃惊。又见书画铺的画水平不高,多为淫秽书画。还议到伪造的古书画,以伪造作品《苏李河梁别诗》为例,有王献之、蔡邕、米芾所写的跋,称价格为80两银子。对琉璃厂的市井物品,他的总评不高,说多属奢侈之品,成本过高,与人民生活无关。他还说清朝文人玩物丧志,世风日下。但是,洪大容也有其关注物品。他到琉璃厂的张经店铺和陈氏店铺,咨询自鸣钟和钟的操作法与构造。他是当时朝鲜实学者之一,平时关心科学。张经,号石存、石可,官职为钦天监博士。他生活在琉璃厂经营店铺,销售科学仪器。此外,洪大容还对琉璃厂街上的魔术感到神奇。燕行录中,也往往记

录了朝鲜使节团在琉璃厂看到魔术的情景。由此可见，当时琉璃厂街上表现魔术表演盛行。

琉璃厂是韩中文人的交流场所。燕行路上，朝鲜李基圣在琉璃厂书肆偶遇严诚和潘庭筠，得到一副眼镜。由此，朝鲜学者（朝鲜三使，洪大容，金在行）与杭州三文士结下了真挚的友情，为韩中交流书写了新的一页。此外，洪大容经中国友人彭冠的介绍，在琉璃厂味经斋书肆结识了新的友人张本和周应文。他在琉璃厂琴铺认识了弹琴很好的刘生少年，并且欣赏了演奏。如此琉璃厂成为朝鲜使节团与清朝人士的桥梁，琉璃厂书肆成为两国人士求购书籍的地方。

正祖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柳琴作为朝鲜使节团的一员，前往燕京，在琉璃厂书肆看到清李调元的《粤东皇华集》，感到强烈的共鸣。几天后，他拜访李调元家，请其评价随身带去的朝鲜后四家文人（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诗选集《韩客巾衍集》。该诗选集成为后来朝鲜人士争读的书籍。琉璃厂书肆的因缘，被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所延续。

次年李德懋和朴齐家一起赴燕京。此时，李德懋留下了日记体形式的《入燕记》。此书有多处琉璃厂地名。他们为购买书籍和阅览，经常造访琉璃厂书肆，并且留下了以当时朝鲜罕见或没有的书籍为主的抄录目录。其抄录目录书籍，嵩秀堂有37种，文粹堂有16种，圣经堂有20种，名盛堂有15种，文盛堂有12种，经腹堂有3种，聚星堂有6种，带草堂有9种，郁文堂有2种，文茂堂有6种，英华堂有6种，文焕斋有4种等，共计136种书籍。此外，还有两三处书肆，但他认为不值得一提。^④此处列举的书肆中嵩秀堂、文盛堂、郁文堂、文焕斋，为乾隆三十四年（英祖四十五年；1769）编撰的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未予记述，由此可见是其后出现的书肆。

通过此处列举的书籍目录，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当时琉璃厂书肆中所藏书籍内容和规模。这一书籍目录主要由清代文献组成。

反映了抄录者(北学派李德懋和朴齐家)的个人嗜好,其书籍目录中最多的个人著作,是王士禛的著作,如《精华录》、《池北偶谈》、《带经堂集》、《居易录》、《感旧集》、《渔洋三十六钟》、《渔洋诗话》等。值得一提的是,《册府元龟》、《知不足斋丛书》属巨帙书籍,《名媛诗钞》、《名媛诗龟》为女流诗选集。

除了该书书籍目录外,李德懋和朴齐家在陶生(陶正祥)五柳居刚从江南带来的书籍4000余卷的目录书。该目录书含有编撰《四库全书》时浙江地区搜集本的书籍目录《浙江书目》,对朝鲜学术来讲,有很多参考价值。又他们在五柳居,购得了书状官沈念祖嘱咐的朱彝尊的《经解》、马骕的《绎史》等数十种书籍。李德懋问书商陶生《四库全书》中清朝忌讳,语句删掉的有多少书籍?陶生回答有《亭林集》、《三魏集》等300余种。陶生经营五柳居,对文献收集和鉴别有着独特的造诣,与四库全书馆学者有着很深的交情。^⑤此外,李德懋在崇秀堂阅读了《三礼义疏》、《通鉴纪事本末》。

当时,琉璃厂地区居住着中国文人。唐乐宇居住在琉璃厂山坡上的四川新会馆,琉璃厂南面魏染街有祝芷塘的接叶亭,北面佛寺居住着徐绍新。李德懋和朴齐家拜访他们的住处,结下了友谊。在琉璃厂,他与四库全书誊录官黄道熈、李宪乔相见,开始交游。如此琉璃厂作为韩中文士的交流地,经常开展活动。

正祖四年,洪大容的朋友朴趾源,作为进贺正使朴明源的子弟军官,前往热河(今承德)和燕京,留下了《热河日记》。记述燕京风貌的<黄图纪略>中,有<琉璃厂>编目。原文如下:

琉璃厂者,在正阳门外南城下,横亘至宣武门外,即延寿寺旧址,宋徽宗北辕,与郑后同驻延寿寺。今为厂,造诸色琉璃瓦砖,厂禁人出入。燔造时尤多忌讳,虽匠手皆持四月粮,一入毋敢妄出云。厂外皆麇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在此文中,记述了关于琉璃厂演变的有趣资料。宋徽宗北辕

时，与郑皇后一同留宿在琉璃厂地区的延寿寺。琉璃厂对匠人有着严格的出入控制，专心地制造瓦砖。又当时琉璃厂书肆中，规模大的有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鸣盛堂。^⑥此外，琉璃厂六一斋为朴趾源认识清学者俞世琦的场所。他向俞世琦提出郭执桓的《绘声园集》一书，俞世琦立即派人去文粹堂，求看该书。^⑦

此次燕行的副使郑元始归国后，曾向朝鲜正祖讲述过琉璃厂。他告诉正祖琉璃厂曾因一场大火灾化为灰烬，刚刚重建，重建的店铺非常华丽，街道非常繁华，商人的车轮互相摩擦，简直就是天下的大都会。^⑧如英祖一样，正祖也通过朝鲜燕行使节团，了解到琉璃厂的概况。

正祖十四年，为贺乾隆八旬万寿节，朝鲜派使臣前往。副使徐浩修、从事官柳得恭、朴齐家一同前往热河和燕京。徐浩修编撰的《燕行纪》，以日记体形式充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此书中，通过中国人士和从事官，得到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朝鲜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碍于清朝禁例，只好通过第三者收集信息。他在圆明园与纪昀相见时，纪昀说自己居住在琉璃厂后面的会同馆街道，欢迎光临。他还说，朴齐家在琉璃厂书肆看到未装本《皇清开国方略》。其书记载了丙子胡乱（清朝侵略朝鲜战争）的记录，朴齐家把内容抄录了下来。^⑨

此时，柳得恭留下了《滦阳录》。此书又名《热河纪行诗注》，内容体制为整理各篇章的要点，作七言绝句诗，并加注释。此书中也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他与朴齐家一同，多次造访居住在琉璃厂观音阁的罗聘。^⑩他们的交情非常深厚。当时，罗聘是有名望的画家，但生活困苦。近期出现的中国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中，引用了《滦阳录》所记述的故事，来考证当时罗聘生活情况。^⑪这是中国人补充朝鲜燕行录很好的例子。

正祖十五年，以金履素为正使的朝鲜使节团，前往中国。此时，在野的文人金正中也随行赴燕京，留下了《燕行录》。由于此书为个

人日记，因此较之其他燕行录，更为真实。此处也有金正中逛琉璃厂的记录。岁暮，他与尹奉事、洪礼卿一同游历琉璃厂聚好斋书画店，结识了主人程嘉贤。其后，他数次造访聚好斋，与程嘉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酬唱诗文。下面，就是一首程嘉贤赠与金正中的诗：

我亦天涯客，何期一笑逢。
风流务别调，磊落仰高踪。
落月还相照，归云几万重。
蓬莱如有路，同上碧芙蓉。

程嘉贤，歙州人。在此诗中，他表示了愿意与来自海东国的文人交朋友的心愿。此时，他也是离乡赴京的人，很了解他乡游子的苦衷。为此，金正中给程嘉贤写了和答诗。其诗中一首：

金台岁暮得其人，西灶茶床绝市尘。
家本江南今在北，琉璃厂里寂寥滨。

在此诗中，描写了程嘉贤虽然在烦杂的琉璃厂卖买生活，但丝毫不失文人的情趣。聚好斋书画店的四面壁上，挂着名人书画。金正中也因此结识了其他中国人士。如：广陵秀才胡宝书、书生卢煊、举人冯晟、通州知县刘锡瓚等。

此外还有金正中记述琉璃厂街道的情况。他认为，琉璃厂街道非常繁华，尤其是年关岁末，商店的装饰更加华丽，路上人车非常纷杂。他眩目于琉璃厂的繁华，同时也对汉人不憎恨满族感到奇怪。他津津有味地欣赏了各种魔术，并以儒者的立场评析街头上点祸福的算命行为。又由从弟的拜托，要购得《礼记奎璧》中前代学者所加小注本，造访了两家琉璃厂书肆，却终未获得。他看到琉璃厂书肆中书籍丰富，很感兴趣，但当时朝鲜朝廷禁止杂书输入，表示了不得携带回去的可惜心情。

纯祖元年（嘉庆六年；1801），柳得恭和朴齐家为求关于朱子的善本书，随行朝鲜使节团，再度赴燕京。此时，柳得恭又留下了《燕

台再游录》。此书与《滦阳录》，不仅在中国出版发行，而且深受民国初学者的好评，著者柳得恭以冷眼透看清朝乾隆政府，正确地指明了其实情和利害。^⑫此书也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柳得恭经常在琉璃厂书肆，与主人谈笑风生。

崔琦，琉璃厂之聚瀛堂主人。陶生，五柳居主人也。崔是钱塘人，陶生亦南边人也。自前李懋官游燕时，及庚戌秋多购书于五柳居，故陶有旧好，崔则新面也。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广，庭起簟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卓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灿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顾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时或往五柳居，与陶生话。——崔生年少，亦能诗，雅人也。余问曰：君何故离乡在此贩书呼？答父命。余曰：命甚事？答为功名，如今五六年矣。但此时非功名之时，欲卷归而书本若是浩大，一时亦难区处，所以踌躇也。

五柳居主人陶生，如前所述，与朝鲜使节团已有交往，也与柳得恭交情深厚。正祖二年，李德懋和朴齐家造访了五柳居，正祖十四年，柳得恭也在此购买过书籍。聚瀛堂，虽然只是开店5-6年的新书肆，投资资金很多，购买了丰富的书籍。此次，柳得恭与聚瀛堂主人崔琦开始交往，多次造访书肆阅读书籍。崔琦盛情款待了柳得恭，赠送西湖莲粉粥和杭州绸扇，柳得恭也赠给他朝鲜笔墨与砚。

柳得恭通过这两位书商，收集到了当时清朝的很多信息。柳得恭详细询问了乾隆末年在川楚地区发生的白莲教徒叛乱。他们与清朝官吏不同，不惧怕文字狱，吐露事件始末，对镇压政策颇有微词。民国初历史学者金毓黻和傅增湘评论《燕台再游录》时，都对琉璃厂书商毫无忌惮地批评，留下深刻的印象。^⑬又今人叶祖孚谈到琉璃厂的历史时，引用了《燕台再游录》的内容，指明了琉璃厂书肆的活跃氛围。^⑭

五柳居书肆，成为柳得恭和朴齐家与清朝友人见面的地点。

《燕台再游录》中，有柳得恭在五柳居相见清朝学者的记录，清朝学者，如顾莼、汤锡智、赵曾、王宁埠、王宁埏兄弟、李鼎元、彭蕙志、王霁等，愿意与朝鲜学者交往。此时，推定为朴齐家一同与他们见面。朴齐家的燕行交游集《缟纈集》（儿子朴长馥的编撰本），有朴齐家和柳得恭在五柳居与钱东垣、陈鱣、黄丕烈、黄成^⑮、言可樵、夏文焘、盛学度见面的记录。尤其是朴齐家在五柳居请钱东垣、陈鱣评价他的《贞蕤稟略》，并得到了陈鱣序文。他们在五柳居见到清朝学者达十余名，可以看作琉璃厂书肆是韩中文人的交流地点。

《缟纈集》中，收有聚瀛堂主人崔琦给朴齐家的<句奉贞蕤先生斧正>二首。其第一首：

迢迢涓水三千里，学士风流奉命来。

卜得燕台题咏遍，龙蛇飞舞谪仙才。

在此诗中，聚瀛堂主人崔琦将异国朋友朴齐家比作谪仙，下降燕京来咏诗作文了。由此可见，柳得恭说崔琦擅长词诗，并不是言过其实。当时，琉璃厂的书商多不仅是书商，有许多人考过文试。他们具备诗文能力和学识，尤其具备辨别善本的能力，当时四库全书馆收集书籍时，对版本鉴别给予了帮助。

纯祖三年。以闵台爌为正使的朝鲜使节团一行赴燕京。此时姓名不详（字圣瑞，号东华）的一位文人，随书状官徐将辅赴燕京，留下了《蓟山纪程》。此年正月，他游览了琉璃厂，写了<琉璃厂>。谈到了正阳门至琉璃厂的位置和街貌，将琉璃厂的繁华比作波斯市场，非常惊讶。他还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

毂击三条市，行人去或停。

货珍名种种，牌榜列亭亭。

枕映茶楼碧，帘褰杏肆青。

万钱场设戏，云会殿东庭。

此诗坦率地表达了逛琉璃厂街道的感受。它将琉璃厂街道的繁华比作牛车相撞，行人拥挤。建在琉璃厂入口的牌坊和店铺能够

让人感觉到这里是琉璃厂，当时正赶上琉璃厂街道有会场，人们蜂拥而至。

该书的著者多次造访琉璃厂，有多处与清朝人士交流、购物的场面。他多次造访位于琉璃厂二子胡同的洪梧宅，又与刘绍叔相约在位于琉璃厂桥东路南面的五云堂书肆。他在琉璃厂还造访了卖文房四宝的青云斋，购买了笔墨。朝鲜使节团以前多次造访青云斋，购买物品，因此青云斋主人与朝鲜使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此外，他还造访了琉璃厂的明鉴斋、书画铺等。

纯祖廿八年（道光八年；1828），朝鲜派洪起燮为冬至使赴清朝。朴思浩是洪起燮的幕僚，赴燕京，编撰了《心田稿》。书中所说的内容偏重于个人内容，比之一般燕行录，更为活泼而津津有味。卷2<留官杂录>中有<琉璃厂记>和<册肆记>条目。<琉璃厂记>中将琉璃厂的位置记述在朝阳门外，这恐怕是正阳门的误记。大概是因为作者所居住之处在朝阳门附近，又朝鲜使节团通过朝阳门出入燕京。这里记述的珍贵物品有高三四尺的盘龙宝镜，大小一间手艺独特的白玉障子，用乌铜和碧玉装饰的各种大小的自鸣钟，雕刻得非常完美的瑶池镜等。珍贵物品的价格非常昂贵。一位朝鲜译官问的两个宝石的价格为八两银子，其他物品的价格非常昂贵。他还记叙了当时朝鲜人只能购买便宜货的琉璃厂商店的风闻。没收阁老于敏中的财物时，查获朝珠四个，价格达银三万七千两；又其他琉璃厂珍贵物品，都是出于没收阁老和珅的宅邸。^⑩他讥讽中国高官的贪婪和奢侈。

让我们来看一下，记述书肆面貌的<册肆记>的前半部分。

册肆在正阳门外，非止一处。其畜书之法，设堂数三十间。每间四壁设间架，层层井井，排列积峙。每套付籤曰：某册，故充栋溢宇，不可计量。而前阁置一大桌，桌上置十余卷册匣，乃册名目录也。人坐椅上欲买某册，则一举手袖给，抽插甚便易也。阅其目录，则其大帙有《四库全书》，^⑪《文章大成》，《册府

元龟》，《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史》，《十三经注疏》，《康熙字典》，《万国会通》，《大藏经》等，而外经史、诸子百家、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稗官杂记、四大奇书、演义等书，其数亦不亿，多有不知其名目者。

这里的正阳门外书肆，指琉璃厂地区书肆。每个书肆的书籍陈列方式都有所不同，壁面整齐地放了书籍，每书套上添了草签，书名让人一目了然。此外，桌子上还放有书籍目录。这里的书籍非常多，有些连书名都没有听说过。转过琉璃厂书肆的朝鲜使节团，都对琉璃厂所卖的书籍之多表示惊讶。

走访过琉璃厂书肆的朴思浩对清朝的出版业现状，也进行了思索和政治上的思考。他试着从清朝出版业的现状来思考琉璃厂书籍多的原因。当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印刷出书籍，即使是私人出书，也非常方便。在琉璃厂卖的书籍中，有许多异端书籍和稗官杂记。他主张这些书籍不利于政治，应予以销灭。当时，朝鲜文人非常重视文体运动和儒学思想，因此，可以说这种反应非常正常。他还记述清朝政府聚集全国文人编撰《四库全书》的根本原因，在于让汉族学者专心于学问研究，有效地抑制对清朝的反抗。此书以前的燕行录（如李德懋的《盎叶记》，徐浩修的《燕行记》等），也持相同的观点，后来中国学界也对此持相同观点。

纯祖卅一年，朝鲜派洪奭周为正使赴清朝。此时，洪奭周的女婿韩弼教也参加此使节团赴燕京，并留下了《随槎录》。这一燕行录主要记述了其丈人洪奭周的行踪。此书中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如〈琉璃厂〉，〈琉璃厂册肆〉，〈观琉璃厂〉，〈历入琉璃厂书肆〉等。〈琉璃厂〉中记正阳门至宣武门的五条胡同，陈列店铺有五里长，地区共有27万间，建筑物墙壁用琉璃装饰。论述琉璃厂书肆的部分，说第一个胡同是五柳居，其次是先月楼、六一楼、文粹堂。这里记述的五柳居、先月楼、文粹堂，在乾隆卅四年（1769）李文藻所述的〈琉璃厂书肆记〉里也出现，是有最少60余年营业历史的建筑

物。

<琉璃厂册肆>中记述了文会楼书肆的建筑构造和书籍陈列样式。其文曰：

报国寺归路过琉璃厂册肆一处而入，牌号曰文会楼。其复轩层榭，连檐通脊，几四五十间，皆文窗绮户。其中四面摆列雕漆之架，堆积古今之书，不知几千万卷。或裹以雪牋，或衣以绛罗。其匣则绮谷锦绣，其籤则象齿鲸须，左右周视，转回曲折，渐入深处，如螺之旋，若蠹之蚀。入愈深，而书愈多。平生所未闻名者甚夥，岂特惠施之五车，邺侯之万轴也。既列穷处，欲寻归路，而书中多歧，莫知其所繇矣。取阅其目录，则共一函八卷，每行一帙，其多不可量，若欲穷阅，殆数岁不能尽也。

文会楼，是在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里也出现过的书肆。建筑构造为复式，房间大小为四五十间，属于比较大的书肆。其中，陈列的书籍装饰得非常豪华。由于书籍很多，出来时连路也分不清。虽然没有确切的书籍数量，但通过贩卖书籍目录，大致也可以了解一下。贩卖书籍目录，共为八卷，每行为一部书籍。从一般古书的体裁来看，一个版面通常为二十行左右，一卷为数十页。按照这种方式来计算，全体书籍数量为几千部，甚至一万部以上。琉璃厂书肆里书籍多是不争的事实，但有这么多还是令人吃惊。

次年，朝鲜派以徐耕辅为正使的使节团赴清朝。金景善以书状官的身份来到燕京，留下了《燕行直指》。他在燕京时，因身份所限，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他记录了从事官游历城市的观感。书中记录的<琉璃厂记>，就综合写下了有力琉璃厂的从事官（如子弟军官金圣信及裨将、译官等）听来的内容和此前写作的燕行录。<琉璃厂记>的前半部分，谈到了琉璃厂的由来和位置。琉璃厂北面吕祖祠后山树丛中有琉璃廨，这里所造的瓦砖如琉璃发出光泽。从正阳门外至岳王庙途中，道旁有琉璃厂，以里门为界，分为东边和西边。西门至东门的距离有七八里。道旁有几百至上千个店铺。其中，具

体记录的店铺名,有纬文堂、泰兴堂、鸣盛堂。看过琉璃厂店铺的朝鲜使臣非常惊讶。陈列的物品种类形形色色,有许多珍贵的东西,令人眩目。尤其是镜子更为珍贵。这里出售书籍、碑版、鼎彝、古铜等古代文物,经营书肆的人中有中国南方的秀才。有记录书肆内部模样的篇章。原文如下。

就册肆觅茶,盖比他肆稍雅,暂坐亦无嫌故也。试周览数铺。盖一铺之储已不知为几万卷,屋凡两重,或三四重,而每屋三壁周设悬架,架凡十数层,每层皮书卷帙齐整,每套皆有标纸,俯仰视之,不可领略。觅其都录见之,则亦多不闻不见之书,看到未半,眼已眩昏。

此书记录的琉璃厂书肆模样,与洪大容的<琉璃厂>相似。虽然这并不能代表当时琉璃厂书肆,但建筑结构也许相似。书肆分为三四层,除出入处,在其余三面墙上设置了书架,在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书籍。每个书籍上还附着书签。由于接待的是知识分子,所以书肆主人的接待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很高。此处,他还记录了琉璃厂的集市。集日每隔十天中七、八、九日,各地商品拿来在此销售,更为热闹。琉璃厂的集市结束后,隆福寺又有了集市。

四.结 论

北京琉璃厂,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中国代表性的古文化街之一。这条街道上,古今中国学者和游客纷至沓来,笔者也几十次到过琉璃厂,所以对此感情很深。朝鲜使节团赴燕京,莫不到过琉璃厂。他们的燕行录中都有关于琉璃厂的记录,有些甚至是中国文献上没有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琉璃厂之名,首次出现在朝鲜燕行录中是英祖八年,李宜显编撰的《壬子燕行杂录》。记录了中国人士带来的印章出自琉璃厂。其后,朝鲜英祖年间至纯祖年间编撰的各种燕行录中,也常出现琉璃厂。其原因在于,清乾隆帝编撰《四库全书》时,琉璃厂发展成为文

化街,朝鲜使臣认为应该到此游览。

朝鲜使节团对琉璃厂的反应各不相同。对琉璃厂的繁华和物品的丰富,价格的昂贵,他们一致惊讶,而认为该处销售的物品过于奢侈,与民生用品无关,他们对此颇有微词。由于他们全部是朝鲜文人,因此格外留意琉璃厂书肆。他们为书肆中贩卖书籍量的丰富,感到惊讶,认为这里是清朝学术流通之地。他们在书肆购买或阅读了许多朝鲜看不到的书籍,尤其是从李德懋记录的各书肆的书籍目录中,可以大致了解当时书肆有何种书籍。他们以琉璃厂为媒介,与中国文士开展了交流。当时,中国文士多居住在琉璃厂及其附近地区。这里成了韩中两国间文人交流的场所,尤其是书肆成为他们经常见面的地方。此外,朝鲜人士与琉璃厂书商也进行交流,多数书商也是来自南方的文士,具有相当的诗文水平。

为了解韩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状况,近期以来,笔者倾注了全部心血。琉璃厂地区成为了解这种交流状况的好场所。相信今后琉璃厂会继续成为两国人士的文化交流场所,并且衷心祝愿两国间文化交流能够更上一层楼。

注:

①本论文所采用的燕行录,是通行本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所编的《燕行录选集》,以及笔者平常所阅读的一些燕行录。

②《陶谷集》卷30<壬子燕行杂录>:“笑答曰:大约系琉璃厂所刻。琉璃厂者,市肆别称。其国卖术求售之处,诸品皆俗故云。”

③参照《湛轩书》内集卷2<桂坊日记>英祖五十一年(乙未)三月廿九日条。

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7<入燕记>:“燕市书肆,自古而称,政欲缮阅,于是余与在先及乾粮官往琉璃厂。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今尽录之。《通鉴本末》,《文献续纂》,《协纪辨方》,《精华录》,《赋汇》,《钦定三神》,《中原文宪》,《讲学录》,《皇华纪闻》,《自得圆文钞》,《史贯》,《傅平叔集》,《陆树声集》,《太岳集》,《陶石簪集》,《升庵外集》,《徐节孝集》,《困勉录》,《池北偶

谈》,《博古图》,《重订别裁》,《古文奇赏》,《西堂合集》,《带经堂集》,《居易录》,《知新录》,《铁网珊瑚》,《玉茗堂集》,《传道录》,《高士奇集》,《温公集》,《唐宋文醇》,《经义考》,《古事苑》,《笠翁一家言》,《桧园》,《子史精华》,以上嵩秀堂。《程篁墩集》,《史料》,《范忠宣公集》,《栾城后集》,《图绘宝鉴》,《方輿纪要》,《仪礼节略》,《册府元龟》,《独制诗》,《文体明辨》,《名媛诗钞》,《铃山堂集》,《义门读书记》,《王氏农书》,《山左诗钞》,《墨池编》,以上文粹堂。《弇州别集》,《感旧集》,《路史》,《潜确类书》,《施愚山集》,《纪纂渊海》,《书影》,《青箱堂集》,《昭代典则》,《格致录》,《顾端公杂记》,《沈碣士集》,《通考纪要》,《由拳集》,《本草经疏》,《闲暑日钞》,《倪元璐集》,《史怀》,《本草汇》,《曹月川集》,以上圣经堂。《寄园寄所寄》,《范石湖集》,《名臣奏议》,《月令辑要》,《遵生八牋》,《渔洋三十六种》,《知不足斋丛书》,《隶辨》,《益智录》,《幸鲁盛典》,《内阁上谕》,《帝鉴图说》,《臣鉴录》,《左传经世钞》,《理学备考》,以上名盛堂。《王梅溪集》,《黄氏日钞》,《食物本草》,《八旗通志》,《盛明百家诗》,《皇清百家诗》,《兵法全书》,《虞道园集》,《渔洋诗话》,《荆川武编》,《吕氏家塾读书记》,《本草类方》,以上文盛堂。《音学五书》,《大说铃》,《今诗篋衍集》,以上经腹堂。《安雅堂集》,《韩魏公集》,《吴草庐集》,《宛雅》,《诗持全集》,《榕村语录》,以上聚星堂。《尧峰文钞》,《精华笺注》,《精华训纂》,《渔隐丛话》,《观象玩占》,《篆书正》,《明文授读》,《香树斋全集》,《七修类考》,以上带草堂。《赖古堂集》,《李二曲集》,以上郁文堂。《埤雅》,《许鲁斋集》,《范文正公集》,《邵子湘集》,《阙里文献考》,《班马异同》,以上文茂堂。《帝京景物略》,《群书集事渊海》,《三鱼堂集》,《广群芳谱》,《林子三教》,《杨龟山集》,以上英华堂。《榕村集》,《名媛诗归》,《觚胜》,《穆堂集》,以上文焕斋。此外,又有二三书肆猥杂,不足观也。”

⑤李德懋与陶生间谈到的清朝所忌讳的书籍,收录于《青庄馆全书》(조사)卷56《盗叶记》卷3。

⑥这里的鸣盛堂,可能是同音字名盛堂的误记,但是不敢确定是新书肆。在这记录前不久的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与李德懋的《入燕记》上,没有见到鸣盛堂的书肆名,只见了同音字名盛堂,但晚后60余年的金景善的《燕行直指》,出现了如朴齐家所述的鸣盛堂。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燕行直指》中有很多抄自其以前编撰的燕行录的记录。综而言之,信赖李文藻和李德懋所记录的程度比较高,但《燕行直指》的记录也有参考价值,因此,很难明确判

断哪个是对的。

⑦参考朴趾源《热河日记》〈避暑录〉、〈杨梅诗话序〉。

⑧参考《正祖实录》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辛丑)条。

⑨参考徐浩修《燕行纪》七月三十日条与九月三日条。

⑩自此造访后过两年的乾隆五十七年(正祖十六年;1792),罗聘给朴齐家的信上说自己仍然居住于琉璃厂观音阁。参考《缟贻集》下册卷2罗聘条。

⑪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1982.9,页12。

⑫朴现圭:《中国学者论评朝鲜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第8届中韩人文科学学会发表论文,2001.5.5,南汉城大学。

⑬参考金毓黻:《东北文献零拾》(《东北文献丛书》,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卷2〈燕台再游录〉与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1935;整理本,中华书局,北京,1989)卷4〈跋燕台再游录〉。

⑭叶祖孚:《北京琉璃厂》,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1997.12,页36~37。

⑮《燕台再游录》记述柳得恭见面黄城的地方为琉璃厂书肆。朴齐家的《缟贻集》说黄城与朴齐家见面的地方为五柳居。因此,此琉璃厂书肆可能是五柳居。

⑯和珅宝物的故事,收录于卷2〈留官杂录〉中中国人物解题,其他内容都收录于〈琉璃厂记〉。

⑰这里所论的《四库全书》,拟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只有7部抄本。都分散于皇宫及地方四库馆,严格管理,至道光年间以前没有流出的痕迹。不过,当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几次刻板出版的,可以在琉璃厂书肆中看得到了。

作者工作单位:韩国顺天乡大学中文科